蜀中廣記

一八

詳校官編修臣瞿　槐

編修臣程嘉謨覆勘

蜀中廣記卷四十五

明 曹學佺 撰

人物記第五

川東道

戰國

巴蔓子巴之將軍也七國稱王之時巴方有亂蔓子請師於楚許以三城楚王救巴巴國既寧楚使請城蔓子

國立北平圖書館藏

文淵閣寶

曰藉楚之靈克弭禍難誠許楚王城將吾頭往謝之城不可得也乃自刎以頭授楚使王嘆曰使吾得臣若巴蔓子用城何為乃以上卿禮葬其頭巴國葬其身亦以上卿禮

秦

寡婦清史失其氏巴人也其先得丹穴而擅其利數世家亦不訾清寡婦也能守其業用財自衛不見侵犯秦皇帝以為貞婦而客之為築女懷清臺太史公曰清窮

鄉寡婦禮抗萬乘名顯天下豈非以富耶按臺在古涪
陵縣

西漢

扶嘉朐䏰人秦始皇時雲陽有婦人浣衣于湯溪水上
見一物流近岸視之龍也惶駭伏地龍蟠據其身須臾
去歸而有娠彌月生嘉即能言道人禍福巧發奇中遠
近神之及長有智謀沈毅端重漢高祖王于南鄭聞其
名徃見之因問計馬嘉勸高祖定三秦取關中以形勢

制天下高祖以爲廷尉刑罰無枉遂封于朐䏰賜姓扶
以其有匡扶之績云

東漢

尹珍牂牁人桓帝時從汝南許慎學受五經還牂牁以
教其鄉於是南域人始知學仕

嚴尊字王思巴郡人爲揚州刺史惠愛每當在民遷官
吏民塞路扳轅詔遂留之居官十八年卒百姓若喪考
妣義送者齎錢百萬欲以賵其家王思子徐州刺史羽

不受送吏義崇不忍持還乃散以爲食食行客

三貞者巴郡馬妙祈妻義王元憒妻姬趙蓦君妻華也咸夙喪夫執共姜之節守一醮之禮郡人號曰三貞永初中廣漢漢中羌反虐及巴郡三貞恐見辱同時自沈於西漢水恒有黃鳥鳴其亡處徘徊焉國人哀之乃作詩曰關關黃鳥爰集于樹窈窕淑女是繡是黼惟彼繡黼其心匪石嗟爾臨川邈不可獲

三國

董和字幼宰江州人初仕劉璋為成都令是時蜀土富實俗尚奢侈和躬率以儉所在皆移風遷巴東屬國都尉吏民相攜乞留璋聽留二年遷益州郡太守南土愛而信之先主定蜀徵和為掌軍中郎將與諸葛亮並署左將軍大司馬府事獻可替否共為驩交自和居官食祿外牧殊域内幹機衡二十餘年死之日家無儋石之財亮後為丞相教與羣下云董幼宰參署七年事有不至至于十反來相啟告其追思之如此子允

董允字休昭先主以為太子舍人徙洗馬後主即位遷
黄門侍郎丞相亮將北征以允秉心公亮欲任以宫省
之事上疏曰侍郎董允先帝簡拔以遺陛下愚以為宫
中之事無大小悉以委之必能裨補闕漏有所廣益尋
遷侍中領虎賁中郎將允處事為防制甚盡匡救之理
後主嚴憚焉及漸長大愛宦者黄皓皓便辟佞慧欲自
容入允上則正色匡主下則數責於皓皓以此不敢為
非終允之世皓位不過黄門丞允嘗與尚書令費褘中

欽定四庫全書

典軍胡濟等共期游宴嚴駕已辦而郎中董恢詣允修
敬恢年少官微見允停出逡巡求去允不許曰本所以
出者欲與同好游談也今君已自屈方展闊積舍此之
談就彼之宴非所謂也乃命解驂其守正下士凡此類

晋

文立字廣休巴郡臨江人少游蜀太學治毛詩三禮兼
通羣書刺史費禕命為從事入為尚書郎復辟禕大將
軍東曹掾稍遷尚書蜀并于魏梁州建首為別駕從事

咸熙元年舉秀才除郎中晉武帝方欲懷納梁益引致
雋彥泰始二年拜立濟陰太守武帝立太子以司徒李
允爲太傅齊王驃騎爲少傅選立爲中庶子立上疏曰
伏惟皇太子春秋美茂盛德日新始建幼志誕陟大繇
猶朝日初暉良寶耀璞侍從之臣宜簡俊乂妙選賢彥
使視觀則覿禮容棣棣之則聽納當受嘉話駭耳之言
靜應道軌動有所采佐清初陽緝熙天光其任至重聖
王詳擇誠非糞朽能可堪任臣聞之人臣之道量力受

命其所不諧得以誠聞帝報曰古人稱與田蘇遊非舊德乎立上故蜀大官及盡忠死事者子孫雖仕郡國或有不才同之齊民爲劇又上諸葛亮蔣琬費禕等子孫流徙中畿宜見敘用一則以慰巴蜀民之心其次傾東吳士人之望事皆施行十年詔曰太子中庶子立忠貞清實有思理器幹前在濟陰政事修明後事東宫盡輔導之節昔光武平隴蜀皆收其才秀所以援濟殊方伸敘幽滯也其以立爲散騎常侍累辭不許上疏臣子之

心願從踈以求昵凡在人情貪從幽以致明斯實物性賢愚所同臣者何人能無此懷誠自審量邊荒遺燼犬馬老甚非左右機納之器臣雖至愚處之何顏詔曰常伯之職簡才而授何謙虛也立自內侍獻可替否多所補納甄致二州人士詮衡平當為士彥所宗故蜀尚書犍為程瓊雅有德望素與立至厚武帝聞其名以問立立對曰臣至知其人但年垂八十稟性謙退無復當時之望不以上聞耳瓊聞之曰廣休可謂不黨矣故吾善

夫人也西界獻馬帝問立馬何如對曰乞問太僕帝每善其恭愼遷衛尉猶兼都職中朝服其賢雅爲時名卿連上表年老乞求解替還桑梓帝不聽咸寧末卒帝緣立有懷舊性乃送葬于蜀使者護喪事郡縣修墳塋當時榮之初安樂思公世子早沒次子宜嗣而思公立所愛者立亟諫之不納及愛子立驕暴二州人士皆欲表廢立止之曰彼自暴其一門不及百姓當以先公故得爾也後安樂公淫樂無道何攀與上庸太守王崇涪陵

太守張寅爲書諫責稱當思立言凡立章奏集爲十篇詩賦論頌亦數十篇同郡毛楚楊崇皆有德美楚牂牁崇武陵太守

毋雅江州人忠厚沈晦然其性氣凜不可犯以學冠四科貢於朝爲夜郎太守威惠並茂殊俗懷畏

六朝

徐世譜魚復人有勇力長於水戰梁元帝時領水軍又有巧性所造器械隨機損益出人意表

唐

李陽冰宗室子合州人爲當塗令工於篆書自言斯翁之後至小生曹喜蔡邕不足言嘗與李夫人書云古篆於天地山川得方圓流峙之常於日月星辰得經緯昭回之度於雲霞草木得霏布滋蔓之容於文物衣冠得揖遜周旋之體於眉目口鼻得喜怒慘舒之態於蟲魚鳥獸得屈伸飛動之理於骨角齒牙得拉撮咀嚼之勢隨身萬變任心所成舒元輿玉筯篆志云斯去千年冰

生唐時千年有人誰能待之千年無人篆止於斯

李遠字求古雲陽人也舉咸通進士歷杭建二州刺史所至有善政聲遠工於詩清婉有風骨省試題橋賦見文苑英華

宋

王文義大寧人景德中母疾篤割股和藥以進母尋愈異日母卒廬墓墳去水遠無以滌奠器夜夢人示以泉源掘之果得泉事聞詔賜以衣其後萬縣有王相家貧

力學父病亦割股和藥而愈

趙開字應祥安居人登元和進士權辟雍正因買田尉氏與四方賢俊遊詢知天下利病如是七年慨然有通變救弊之志歷成都轉運司判官遂奏罷宣和六年所增上供綱布十萬足減綿州下户支移利水脚錢十分之三又減蒲江六井元符至宣和所增鹽額列其次第謂之鼠尾帳揭示鄉户歲時所當輸折科等實數俾人人具曉鄉胥不得隱匿竄寄嘗言財利之源當出於一

我祖宗朝財計盡歸三司諸道利源各歸漕計故官省事理令惟并廢以還漕司則利害可以參究而無牽掣窒礙之患矣因指陳榷茶買馬五害請依嘉祐故事盡罷榷茶仍令轉運司買馬朝廷是其言即擢開都提舉川陝茶馬使推行之明年冬茶引取息至一百七十餘萬緡買馬仍餘二萬足張浚以樞密院使宣撫川蜀素知開善理財即承制拜開宣撫司隨軍轉運使專一總領四川財賦開見浚曰蜀之民力盡矣錙銖不可加獨

榷貨猶存贏餘而貪猾任爲己有互相隱匿惟不恤怨
斷而敢行庶可救一時之急浚遂委任不疑於是大變
酒法法既流行民以爲便初錢引兩料通行纔二百五
十萬至是添印至四千一百九十餘萬人亦不厭其多
宣司獲僞引三十萬盜五十人浚欲俱當死開請於僞
引上加宣司印即爲眞黥其徒使治幣是一日獲三十
萬錢而赦五十人之死也浚稱善悉如開言最後又變
鹽法言者奏其不便詔以其章示浚浚不爲變時浚欲

得士死力費用不貲盡取辦于開開筭無遺策而財常
有餘吳玠為四川宣撫副使與開異趣數以餉饋不給
訴於朝開亦自劾老憊求去朝廷未許乃特置四川安
撫制置大使以席益為之而開復與席益不和朝廷既
知開與玠及益有隙乃詔開赴行在以李迨代之會疾
作以提舉江州太平觀尋加右文殿修撰都大主管川
陝茶馬而開已病累疏求去復提舉太平觀卒
譙定字天授涪陵人少喜學佛折其理歸于儒後學易

於郭曩氏爲象數之學一日至汴聞程伊川講道于洛即往見棄其學而學焉遂得聞精義造詣愈至靖康初呂好問薦之欽宗召爲崇政殿說書以議論不合辭不肯就金人入汴不知所在高宗渡江許翰復薦之聞定猶在汴因詔留守宗澤遣詣行在至維揚寓邸舍窶甚一中貴人偶與鄰饋之食不受饋之衣亦不受委金而去定袖而歸之上方欲用定會金兵又至定遂還蜀栖遁於青城山蜀人指其地曰譙巖稱定爲譙夫子後不

知所終樵夫漁父時或見之世傳以為仙

楊晨達州人宣和初試禮部第一丞相趙鼎薦其才召試館職論荆蜀形勢之說辟督府機宜俾撫諭四川呉玠餽遺過禮晨不欲阻其意及既還悉上都督府以佐軍用

楊載涪州人嘗憤劉豫僭竊因白張浚願以白刃横行敵中欲手刃豫遂僞降金行反間計豫果被廢浚言之于朝賜載從事郎

袁溈達州人未冠遊太學靖康之難金騎再至上書言當東據成皐西臨溈池以鋭士數千出唐鄧經武關以迎西歸又自汝間道直走伊洛擣其巢穴則城下之師自解不報溈歸漢中乃畫利害十六事謁夔帥張上行薦之宣撫張浚以布衣參預謀議溈條十二事力詆諛佞用事者忌之溈度不能用遂拂衣而去

度正字周卿合州人紹興元年歷官國子監丞上疏極言李全必反且進斃全三策進太常少卿適太廟災為

二說以獻一則用朱熹之議一則因本朝廟制而參以
朱熹之議遷禮部侍郎致仕進尚書所著有性善堂文
集

趙性合州人當高宗之時秦檜用事性對策其略曰以
括囊為深計臣知其人矣主和議者當之以首鼠為圓
機臣知其人矣杜言路者當之考官大驚秦檜欲摭拾
其罪會卒乃止

牟天一達州人幼孤力學作文師韓柳事母至孝母卒

啜粥廬墓終喪不忍去與弟天棐義不異居友愛彌篤
何光覺昌州人淳熙進士性至孝母病渴值旱泉涸光
覺竭誠祝天宅傍忽有一泉湧出進母病愈因甃爲井
江彥清巴州人德祐初任珍州守元兵陷城彥清巷戰
而死是時永川有劉霖獻計於重慶守張珏請復瀘州
珏以霖將兵既而元陷重慶霖被執不屈死之重慶有
趙立登進士以上書忤賈似道被謫德祐初起爲太社
令湖北提刑使蜀趣諸將入衛至重慶元兵且至郡守

張珏方圖城守立無以復命自沈涪水而死
趙節婦者達州人娶居有兇人欲犯之脅以白刃不為
動既而誘以百端終不可遂刺殺之
雍氏昌州人其夫昌亿趙卯發也卯發以上舍登第權
通判池州元兵渡江池守棄官去卯發攝州事知不可
守乃謂雍氏曰城將破矣吾守臣不當去汝先出走雍
氏曰君為命官我為命婦君為忠臣我獨不能為忠臣
婦乎因請先死卯發笑止之及兵薄池卯發晨起書几

上曰君不可叛城不可降夫妻同死節義成雙與雍盛

服同謚死於從容堂

張氏重慶人進士胡天啓妻也嘉熙元年北兵至刦其

母欲殺之張氏哀號願以身代不聽卒殺之天啓與妻

呼天大罵賊將欲生之謂曰從我當入富貴愈罵不息

賊怒同殺之

元

雲山翁璧山人力學博洽而性豪放明玉珍據重慶召

翁爲萬户侯辭不就去隱五峯山有雲山詩集行於世
貫長卿長壽人淹貫書史以文書名世凡朝貴使蜀者
無不求其文爲橐中裝

蜀中廣記卷四十五

欽定四庫全書

蜀中廣記卷四十六

明　曹學佺　撰

人物記第六

川南道屬

宋

曹光實百丈縣人父曦爲靜南軍使光實少武勇輕財好施不事細行曦卒光實嗣職遷永平軍節度使乾德

中太祖命王全斌平蜀俄而羣盜四起夷人張忠樂者
嘗行攻刼光實殺其徒黨至是忠樂率衆數千中夜奄
至環其居鼓譟並進光實冐其母突圍而出賊殺其族
三百餘口又發其先墓光實詣全斌具以事白誓雪寃
憤時蜀中諸郡未下乃圖雅州地形要害兼陳攻取之
策請先下之全斌乃令率兵先導果尅其城獲忠樂而
甘心焉全斌因署光實義軍都指揮使光實以所部盡
平殘冦知黎雅二州兼都巡檢使安集勞來蠻族懷之

會全斌遣光實入貢因言於上境內章巳乂安乞罷義
軍歸農太祖喜謂左右曰此蜀中俊傑也詔升殿勞問
遂以為黎州刺史累遷銀夏綏寧府都巡檢使是時李
繼捧旣入朝其弟繼遷逃入蕃落數為邊患光實乘間
掩襲破其族帳獲繼遷母妻繼遷僅免使人紿光實乞
降因致情欵期某日降于葭蘆川光實信之及期繼遷
豫設伏兵光實至遂為所害帝聞之驚悼賵賻有加官
其三子從子克明

曹克明字堯卿夷人之攻其從父光實也克明方生母抱之匿於葦蒲中以免克明既長喜兵法善騎射光實奇之補為衙内都虞侯光實見紿李繼遷歿於葭蘆川克明時護輜重在後聞變懼軍亂秘不發喪陽令人西來傳光實命還軍銀州而潛入敵中得光實尸而還初蜀人留京師者禁不得歸鄉里克明以母老間道歸李順反欲脅克明授以官克明攜母遁山谷得免及賊陷雅州克明募衆數萬人遂復名山等九縣分兵嘉眉邛

三州立七砦以邀賊遂復雅州蜀平擢西頭供奉官黎
州兵馬監押以餘寇未息權邛駐泊巡檢明年陝路潰
卒復攻雅州克明又平之入朝改内殿崇班爲温台等
七州都巡檢使景德中改供備庫副使知邕州諭降左
右江三十六蠻峒獨如洪峒恃險不至克明攻斬其首
領陸木前㫃於市與巡撫使曹利用大破澄海叛卒陳
進於貴州及代還眞宗問南方事對稱旨官其一子累
遷知鼎州會交阯季公緼寇邕州復改知邕州克明旣

至遣人入交阯諭以利害公藴拜表謝罷遷克明西上
閤門使歴知登舒邵鼎四州卒
田錫字表聖洪雅人少好讀書善屬文登太平興國進
士歴左拾遺直史館上疏獻軍國要務者一朝廷大體
者四其略請賞太原之功為駕馭戎臣之要機交州瘴
海得之如獲石田願陛下務修德以來遠毋頓兵以挫
鋭此大體之一令諫官不聞廷諍給事中不聞封駮左
右史不聞記言動又御史不敢彈奏中書舍人未嘗訪

以政事集賢院有書籍而無職官秘書省有職官而無圖籍願陛下擇才任人使各司其局苟職業修舉則威儀自嚴此大體之二邇者佛寺道宮悉皆輪奐又闢西苑廣御池而尚書省湫隘尤甚郎曹無本局尚書無廳事九寺三監寓天街之兩廊貢院就武成廟是豈太平之制度耶願陛下別修省寺用列職官此大體之三按獄官枷杻鉗鎖幷載刑書未聞以鐵爲枷況隆平之時將措刑不用而猶有非法之刑臣以爲于法所無去之

可矣此大體之四疏奏優詔褒答賜錢五十萬時趙普為相令羣臣章奏先白相府錫移書于普責其失至公之體普即引咎謝之眞宗時為銀臺封駮司賜金紫求出罷知泰州錫耿介寡合未嘗一趨權勢之門居公庭危坐終日無懈容嘗曰吾自立朝章疏五十有餘皆諫臣任職之常言獲從幸也豈可藏副本示後世以負謗時責直之名耶悉命其子焚之所著有咸平集五十卷朱台符字拱正眉山人十歲能屬辭嘗作黃山樓記為

當時所稱及長善辭賦太宗廷試貢士台符以尺晷成一賦登進士甲科歷京西轉運副使時北邊爲梗台符上疏請擇一介之使以修和好利以貨財許以關市如太祖故事使之懷恩畏威可以專力西鄙是一舉而兩得也台符又自請往使時論韙之景德初爲陝西轉運再徙知洪州卒有集三十卷

蘇洵字明允年二十七始發憤爲學歲餘舉進士又舉茂才異等皆不中乃悉燔常所爲文閉戸益讀書遂通

六經百家之說下筆頃刻數千言及二子軾轍舉省試
蜀守張方平勸洵入京又為軾轍治裝洵乃偕二子至
京師以所著書二十二篇獻于翰林學士歐陽脩大奇
之即以其書薦于朝並呈韓富諸公洵於是聲名籍甚
除秘書省校書郎是歲二子皆登高第會太常脩纂建
隆以來禮書乃以洵食文安縣主簿禄同脩太常因革
禮一百卷書成未報而卒天子賜其家縑二百疋銀二
百兩軾轍辭所賜求贈一官於是特贈光禄寺丞勅有

司載其喪歸蜀初洵至京王安石方有盛名求交於洵

士大夫與歐陽脩皆勸洵詣之洵終不答安石母死弔

者傾朝洵亦不往嘗言曰凡事之不近人情者鮮不為

大奸乃作辨奸論以譏之以為王衍盧杞合為一人後

必亂天下聞者大駭及熙豐間人始服其先見

蘇軾字子瞻嘉祐二年試禮部是時歐陽脩知貢舉得

軾論為之驚喜然疑其客曾鞏之作不敢以冠多士但

置第二復以春秋對策居第一脩嘗自謂當避此人出

一頭地乃薦以才識兼茂科復薦制科對策入異等治平二年入判登聞鼓院英宗素聞其名欲以唐故事召入翰林知制誥宰相韓琦以為宜且培養其才使天下莫不畏慕降服然後取而用之乃無異辭今若驟用則天下未必以為然適足以累之也上曰與脩記注琦復不可且請召試上曰試之者未知其能否耳軾豈不能耶及試二論復入異等遂直史館會其父洵卒歸蜀服闋還朝王安石欲變科舉興學校及創行新法軾皆上

書論其不便安石怒使御史論奏其過窮治無所得軾
遂請外通判杭州徙知密州上表以謝又以事不便於
民者不敢言以詩託諷庶有補於國御史李定舒亶何
正言摭其表語幷詩以為訕謗逮臺獄欲置之死久之不
決神宗獨憐之以黄州團練副使安置上數有意復軾
當路者輒阻之一日手札移軾汝州軾未至汝上書自
言有田在常願得居之朝奏入夕報可哲宗立召為禮
部郎中元祐元年遷中書舍人初祖宗時行差役法其

後編戶充役者不習其役又虐使之多至破產鄉民至有終歲不得息者王安石改為免役使戶差高下出錢雇役行法者過取病民司馬光為相欲復差役差官置局軾與焉軾曰差役免役各有利害免役之害掊斂民財十室九空差役之害民常在官不得專力于農而貪吏猾胥因緣為姦此二害輕重蓋略等耳光曰於君何如軾曰三代之法兵農為一至秦始分為二唐之中葉變府兵為長征之卒農出穀帛以養兵兵出性命以衛

民天下便之今免役之法實大類此公欲驟罷免役而
行差役正如罷長征而復民兵蓋未易也光不以為然
軾又陳於政事堂光忿然作色軾曰昔韓魏公刺陝西
義勇公爭之甚力豈今日作相不許軾盡言耶光笑而
謝之尋除翰林學士兼侍讀嘗鎖宿禁中召入便殿宣
仁太后謂軾曰卿為翰林學士此先帝意也先帝每誦
卿文章必嘆曰奇才奇才但未及進用卿耳軾不覺哭
失聲宣仁與哲宗亦泣左右皆泣已而命坐賜茶撤御

前金蓮燭送歸院久之軾積論事當軸者所恨恐不見
容乃請外補遂拜龍圖閣學士知杭州軾直史館時通
判杭州二十年間再歷舊治興利除害有德於民家奉
畫像衆立生祠召為吏部尚書以弟轍除尚書右丞乃
改翰林院學士承旨居數月復以讒請外乃以龍圖閣
學士知潁州未閱歲以兵部尚書召兼侍讀尋遷禮部
兼翰林侍讀端明殿兩學士禮兵兩部尚書宣仁太后
崩哲宗親政復以兩學士出知定州紹聖初御史論軾

掌內外制日所作詞命譏斥先朝遂以本官知英州尋
貶寧遠軍節度副使惠州安置居惠三年又貶瓊州別
駕居昌化徽宗立移廉州徙永州更三大赦還提玉局
觀復朝奉郎卒于常州軾自爲舉子及出而高科制舉
內外侍從歷典方州必以愛君爲本忠規讜論挺挺大
節所著述備列著作記中高宗即位贈資政殿學士又
贈太師謚文忠三子邁迨過皆名士過最著
蘇轍字子由年十九與兄軾同登進士科又同策制舉

時仁宗春秋高轍慮或倦勤因極言得失而於禁庭之
際尤切大略謂今海内窮困而宫中賞賜不爲限極國
家内有養士養兵之費外有契丹西夏之奉又自爲一
阱以耗其遺餘臣恐陛下以此得謗而民心不歸也策
入考官以爲不遜請黜之仁宗曰以直言召人而以直
言棄之天下其謂我何宰相不得已置之下等神宗立
轍以丁父憂服除還朝王安石與論青苗之法轍曰以
錢貸民使之出息本以救民非以爲利也然出納之際

吏緣爲奸雖有法不能禁錢入民手雖良民不免妄用
及其納錢雖富民不免踰限如此則恐鞭箠必用州縣
之事不勝煩矣安石以其言有理爲之不言青苗者逾
月後竟行之及安石遣八使之四方訪求遺利轍以書
力詆其非安石怒將加以罪陳升之止之乃以爲河南
推官元祐初爲右司諫初熙寧時神宗以夏國內亂用
兵攻討乃於熙河增蘭州於延安增安疆米脂等五砦
至是轍言夏累遣使入境初不自言疆場之事然度其

狡心有請蘭州五砦之意彼若點積兵馬屯聚境上而遣使求取五砦許之則畏兵而予不復感恩不許則邊隙一開禍難無已惟聖心早賜裁斷無使別致猖狂於是朝廷許還五砦夏國遂服進轍戶部侍郎累遷御史中丞自元祐一新庶政而元豐舊黨多起邪謀於是呂大防劉摯欲稍引用以平夙怨轍面斥其非又上疏其略曰君子小人勢同冰炭同處必爭爭則小人負利忍恥擊之難去君子潔身重義沮之易退議者乃欲召還

元豐用事之臣謂之調停此輩若返必將殘害正人漸
復舊事惟陛下斷自聖心勿使小人一進後有噬臍之
悔疏入遂罷調停之議又言黄河北流正得水性而水
官乃欲導之使東今回河雖罷減水尚存遂使河北生
靈財力俱困今者西夏青唐外皆臣順而熙河將吏創
築城堡侵其膏腴議納純忠奪其節鉞若遂養成隙釁
關陜豈復安居又言天下皆思雇役而怨差役宜因弊
修法為安民靖國之術拜尚書右丞尋進門下侍郎初

轍議先機以五砦地界與夏朝廷雖許竟未決至是夏人遂發兵襲涇原屢為邊害每以地界為辭大臣議欲用兵轍言此非西人之罪皆朝廷之不直宜責熙河帥臣不守誠信輒敢生事於是宣仁太后遂從轍議哲宗立李清臣為中書舍人鄧潤甫為尚書左丞二人稍復言熙豐事會廷試進士清臣撰策題即為邪說轍上書極諫哲宗怒轍書中引漢武以方先朝遂落職居汝州數月元豐諸臣皆會于朝連謫化州別駕循州安置徽

宗即位徙永州岳州已而復大中大夫提舉太平宮及
太平當國再降再復致仕居許號穎濱遺老不復與人
相見如是十年卒追復端明殿學士淳熙中謚文定轍
性沈靜簡潔爲文汪洋澹泊如其爲人所著作亦詳記
中子三曰遲曰适曰遜
蘇過字叔黨軾知杭州時過年十九以詩賦入浙江省
試擢第一及軾爲兵部尚書過任承務郎軾謫英州惠
州儋耳後徙廉永過皆隨侍凡父生理晝夜寒暑所須

雖一日百務皆不知難初至海上過為文曰志隱軾覽之曰吾可以安於島夷矣因命作孔子弟子列傳及軾卒于常州過攜其喪葬於汝州遂家永昌營湖陰水竹數畝名曰小斜川初監太原府稅改知偃城縣權判中山府皆以善政稱

蘇元老字子廷洵之從曾孫軾轍皆喜其為學黃庭堅以為蘇氏之秀舉進士歷通判彭州會茂州蠻叛帥司遽令招降元老嘆曰威不足以服則恩不足以懷乃移

書成都帥周壽曰此蠻跳梁山谷伺間竊發彼之所長我之所短惟施黔兩州兵可與為敵若檄數千人倍道徃赴賢于官軍十萬也其次夔陝兵矣夔兵誘其前陝兵從其後不十日賊必破彼降而我受則威懷兩得今不討賊而先招之還必復叛不免重用兵矣壽得書即召與計事元老獻策茂有兩道當使正兵陣濕山而陰出奇兵擣刀溪與石泉擒之必矣壽不能用竟得罪後帥至如元老策蠻乃降歷進太常少卿時梁帥成方用

事自言其母常事軾有娠見逐而生已因緣欲見元老且求其文元老拒之言者遂論元老乃軾轍之孫學術議論皆倣從祖不宜在朝罷爲提舉明道宫元老笑曰昔顔子以附驥尾顯名吾乃爲門第所累耶未幾卒所著有蘇元老集

李見富順人父英恪嘗誅王均有功擢知富順監見讀易于神龜山著易樞天禧令附驛以聞見不願仕有詩云一片青山消不得滿朝朱紫是何人是時納谿有蕭

子雲雅善詩文累徵不就避跡紫困谷號石泉子有詩行世邛州有李繒舉八行不就以文史自娛著補注唐書二百卷

計用章邛州人天禧進士通判延安是時范雍爲帥用章勸其修城練兵以備不測雍不聽及元昊圍城雍召問策用章曰惟有一死報國耳會大雪圍解其後用章歷官都官員外郎

巢谷初名穀字元修眉山人谷舉進士京師見舉武藝

者心好之遂棄其舊學習騎射久之業成而不中第乃去遊於秦鳳涇原之間所至友其秀傑與韓存寶尤相善及存寶得罪將就逮自度必死謂谷曰死非所惜顧妻子不免饑寒橐中數百金非君莫可使遺之谷許諾即變名姓懷金步往授其子人無知者蘇軾與谷同鄉幼而識之及軾兄弟在朝谷未嘗一見紹聖初軾轍謫嶺海平生親舊無復相聞谷獨自眉山徒步訪之見轍於循州轍驚喜曰此非今世人古之人也握手相泣已

而道平生逾月不厭時谷年七十三瘦瘠多病將復見
軾於海南轍愍而止之曰君意則善然由循至儋數千
里當復渡海非老人事也谷曰我自視未即死公勿止
我遂去會有蠻隸竊其橐裝以逃獲於新州谷從之至
新遂病死轍聞哭之失聲恨不用已言而致死又奇其
不用已言而行其志也

石揚休字昌言眉山人其先江都人也七世祖藏用精
於歷數知天下將有變而蜀獨安乃令家人來居眉山

揚休少孤力學登進士高第歷官工部郎中揚休喜閒放平居養猿鶴玩圖書吟詠自適與家人言未嘗及朝廷事及卒發楮中得所上封事十餘章其大略請增諫官以廣言路置五經博士使學者專其業出御史按察諸道以防壅蔽復齒胄之禮以强宗室擇守令重農桑禁奢侈皆有補於時者然揚休慎密世未嘗知其有言也

李絢字公素邛州人少放蕩不羈兄絢教之書嚴其課

業絢傲自若比暮絢歸絢取書一覽輒誦數千言稍長能屬文尤工歌詩登進士第通判邠州元昊犯延州而邠城陴不完時絢方攝守即發民治城僚吏皆謂當言上待報絢不聽帝聞之大喜即詔他州悉治守備歷官糾察在京刑獄出知洪州時五溪蠻寇湖南擇可為轉運使者帝曰有館職善飲酒者偶忘其名今安在輔臣未諭帝曰是城邠州不報者其人材輔臣曰蜀人李絢也遂除湖南轉運使絢乘驛至邵州戒諸部按兵毋動使

人諭蠻以禍福蠻師罷兵受約束復召修起居注累遷龍圖閣直學士起居舍人權知開封府有能名以酒過改提舉在京諸司庫務權判吏部流内銓出知蘇州卒絢疏明樂易少周遊四方頗練世務數上書言便宜仁宗末有繼嗣絢因祀高禖還獻賦大旨言宜遠嬖寵近賢良則神降之福子孫繁衍帝納之然性嗜酒無時不醉終以此死帝悼惜焉

孫忭字夢得眉山人舉進士第歷翰林學士兼侍讀學

士久處顯要罕所建明皇祐中以右諫議大夫權御史中丞制下韓絳論忭非糾繩才忭乃上疏曰臣觀方今士人趨進者多廉退者少以善求事爲精神以能訐人爲手采捷給若嗇夫者謂之有議論刻深若酷吏者謂之有政事諫官所謂才無乃謂是臣誠不能也仁宗得其言趣視事且命知審官院忭辭以任言責不當任事局乃止忭在臺諫言事不爲矯激尤喜稱薦人才溫成皇后葬以劉沆爲監護使忭奏沆爲宰相不當爲皇妃

護喪事時又議爲后建陵立廟忭率官屬上言非禮固
爭不能得忭伏地不起帝爲改容遣之累遷樞密副使
參知政事忭性篤厚寡言久居侍從繼居兩府泊如也
英宗即位告老加太子太傅就第卒贈太子太保
陳希亮字公弼青神人希亮幼孤好學年十六其兄使
治息錢三十餘萬希亮悉召取錢者焚其劵而去登天
聖八年進士知長沙縣僧有海印國師者出入章獻皇
后家恃勢爲奸人莫敢誰何希亮捕置諸法一縣大聳

徙知鄠縣民訛言有緋衣三老人行火巫覡歛民財
致祭否則有火災希亮禁之火亦不作毀淫祠數百區
勒巫爲農者七十餘家及希亮去父老泣曰公去緋衣
人復出矣歷開封府司錄司事外戚沈元吉以奸盜殺
人希亮一訊得實自驚仆死沈氏訴希亮及諸掾吏希
亮曰殺此賊者獨我耳遂引罪坐廢朞年盜起京西殺
守令富弼薦希亮起知房州盜不敢入境殿侍雷甲率
兵逐盜所至爲暴或以大盜入境告希亮勒兵拒之身

居前行命士持滿毋發士皆植立如偶人甲射之不動乃知為官軍下馬請死希亮獨治為暴者十餘人使甲以捕盜自贖劇賊党軍子方張供奉官崔德贇奉命往捕既失党軍子則以兵圍竹山民殺向氏父子三人以為党軍子希亮發其冤下德贇獄未服而軍子獲於商州德贇遂抵罪或言華陰人張元走夏州為元昊謀臣詔徙其族百口於房饑寒且死希亮曰元事虛實不可知即有之彼亦終不顧家徒堅其為賊耳乃密以聞詔

釋之老幼哭庭下曰今當還故鄉奈何去父母遂畫希
亮像而祠之及代還執政欲以為大理少卿希亮願得
一郡乃以為宿州徙知廬州虎翼軍士屯壽春者以謀
反誅遷其餘數百人於廬皆自疑不安一日有竊入府
舍將為不利者希亮笑曰此必醉耳貸而流之以其餘
給左右使令且以守倉庫益親信之於是士皆誓為公
死歷京西轉運使石塘河役兵叛汝洛震動希亮即日
輕騎出按賊見希亮輕出意色閒和不能測度乃相與

列訴道周希亮徐問所苦命一老兵抑之曰以是付葉縣聽吾命既至令曰汝已自首皆無罪惟斬為首一人流軍校一人其餘悉赴役如初累遷太常少卿分司西京致仕卒贈工部侍郎希亮善著書尤長於易子四曰忱曰恪曰恂曰慥

陳慥字季常少使酒好劒用財如土閭里之俠皆宗之嘗在岐下從兩騎挾二矢與蘇軾遊西山鵲起於前使騎射之不獲乃怒馬獨出一發得之因與軾馬上論兵

及古今成敗自謂一世豪士稍壯折節讀書欲以此馳
騁當世然終不遇洛陽有園宅壯麗與公侯等河北有
田歲得帛千疋晚年皆棄不取遯於光黄間曰岐亭菴
居蔬食徒步往來山中妻子奴婢皆有自得之意不與
世相聞人莫識也但見其帽方屋而高以為古方山冠
遺製因謂之方山子及軾謫黄州過岐亭識之人始知
為慥云

程之邵字懿叔眉州人以父蔭為新繁主簿熙寧更募

役法常平使者欲槩州縣民力以羡乏相補之邵曰此
乃成周均力遺意當各以一邑之力供一邑之役豈宜
以此邑助他邑哉使者媿服乃辟之邵爲屬惟其所爲
時熊本察訪蜀道言於朝曰役法之行惟成都最詳之
邵之力也累遷主管茶馬市馬至萬足茶課四百萬緡
連加龍圖閣集賢殿修撰三進秩爲熙河都轉運使秦
鳳出師命之邵經制遂備十萬騎三百日糧以待徽宗
大喜擢顯謨閣待制俄得疾卒贈龍圖閣直學士遣官

護喪歸眉山

常安民字希古邛州人年十四入太學有俊名熙寧間以經學取士學者皆宗王氏獨安民不變及入試王安石亟稱其文命學者以為則嘗欲見之安民不肯往登熙寧六年進士為成都教授與章惇為同僚常同謁府帥惇輒毀其素所厚善者安民退而責之比於李林甫惇笑曰直道還君富貴輸我安民曰處厚富貴天下事可知第恐累陰德耳安民之妻孫氏與蔡確之妻兄弟

也確爲相安民絶不相聞調知長洲縣以忠信爲治人不忍欺縣故多盜安民捕獲第書其衣揭其門與之約能獲他盜者貸之盜遂息追科不下吏第使民自輸而輸者反先他邑元祐初擢鴻臚丞是時元豐用事之臣雖已罷斥而其黨猶分布中外安民獨憂之貽書於呂公著以漢之曹節唐之武三思爲喻及章惇作相其言遂驗紹聖初召對爲哲宗言今日之患莫大於士不知恥又言元祐進言以熙豐爲非今則反是拜監察御史

是時章惇專國安民首言乞收主柄惇遣人語之曰願少安靜當以左右相相處安民正色斥之惇益怒又論蔡京姦足以惑衆辯足以飾非巧足以移奪人主之視聽力足以顛倒天下之是非又言張商英在元祐時上呂公著詩求進近乃乞毀司馬光與公著神道碑周秩爲博士親定光謚爲文正近乃乞斵其棺陛下察此輩之言果出於公論乎章疏前後數百上終不能回初曾布意安民素恨章惇欲引助已故屢稱於朝而安民亦

欽定四庫全書

惡其人往往論及布乃與惇及蔡京合力擠之出監滁
州酒稅安民至滁日親細務郡守曾肇謂之曰謫官例
不治事安民謝曰食焉而怠其事非人臣所安蔡京用
事入黨籍貶竄流落二十年卒建炎初贈右諫議大夫
是時州人有陳瓘者亦上書論蔡京之奸號爲白衣御
史安民之子同
常同字子正登政和進士建炎四年有詔録常安民江
公望子孫召同爲太宗正丞紹興元年乞郡知柳州三

年召還首論朋黨之禍恩歸私門不知朝廷之尊重報私怨寧復公議之顧臣以爲欲破奸黨先明是非欲明是非先辯邪正上謂朋黨難破同曰朋黨之結蓋緣邪正不分今但觀其言行之實察其朋附之私則邪正分而朋黨破矣上又謂君子小人皆有黨同曰君子之黨協心濟國小人之黨挾私害公且言向者禍亂未成元祐臣僚不敢自明今則是非定矣願陛下始終主張善類勿爲小人所惑除殿中侍御史時韓世忠劉光世以

私忿欲交兵同奏光世等不思待遇之恩而驕狠尚氣無所顧忌一旦有急其能相爲唇齒乎乞先黜責兩軍幕屬贊畫上以章示兩軍兩軍肅然呂頤浩再相同論其十事且謂復辟之功非一頤浩縱使有功而宰相亦非可以賞功同又論神哲二史乃章惇蔡卞之徒造謗詆誣宣仁之德豈容異辭而蔡確貪天之功以爲巳力乞擇史官考證脩定庶毀譽是非皆得其實上深嘉之遂除同起居郎中書舍人史館修撰遷集英殿修撰知

衢州以疾辭除崴猷閣待制提舉江州太平觀未幾以
禮部侍郎召還數日除御史中丞奏遣重臣出按兩淮
詢人情利病察官吏侵擾縱民耕墾勿收租稅又言吳
玠屯師興利而西州人力已困玠頻年嘗講屯田願聞
其積谷幾何減饋運幾何趙開李迨先後饋運各幾何
然後按視講究以紓民力又奏令樞臣王庶召集各鎮
將帥諭以國體無分彼此緩急應援凡所經畫帝皆從
之屢乞郡以顯謨閣直學士知湖州卒曾孫楙

常楙字長孺淳祐七年四遷簽書臨安府判官所至皆以公廉明敏稱當路者交薦於朝及為判官會有淮東提舉常平者辟楙提管楙知其為人不可與共事笑而却之未幾政府强楙就辟楙即拂衣去朝野高之復起主管城南廂聽訟嚴明不避豪右又力拒户部科買民賴以安歷拜監察御史知無不言嘗論天變及賈似道家爭田又論繼皇子竑事度宗怒遷司農卿尋為兩浙轉運使海鹽歲為鹹潮害稼楙請于朝修築新塘三千

六百丈是秋風濤大作塘不侵者尺餘民得奠居遷刑
部侍郎極論檢覆之弊及雷雪非常之變帝不說出知
平江府悉推故事郡守所當得緡錢以為軍餉大寬公
私之力旁郡飛蝗為災每入平江郡境輒為疾風飄入
太湖楙又節浮費修府庫餘金萬楮悉却不受吏驚曰
人言常侍郎不愛錢今果然矣改浙東安撫使會有水
災楙捐萬緡以賑之又請于朝得米萬石多方措處復
數萬以是民食不乏莫不感楙之德畫像祀于其家會

稽山陰死者數萬楙以十萬楮作普惠局造棺葬之又召為刑部侍郎兼給事中封還隆國夫人從子黃觀察録黄帝怒楙不為動德祐元年拜吏部尚書明堂禮成進端明殿學士特與執政恩數楙以國步方艱非臣子貪榮之時力辭不受又拜參知政事不受而歸

唐重字聖任彭山人大觀進士屢遷起居舍人金人南侵重言禍起于童貫斬貫首以送金人尚可緩兵金人要求金帛中書侍郎王孝迪下令敢匿金銀者死且許

告首重曰如此則子得以告父弟得以告兄奴婢得以
告主矣於是乃止又累疏乞斬蔡京父子以謝天下落
職知同州金人已陷晉降將及同重度不能守乃開門
縱州人使出自以殘兵數百守城以示必死金人疑有
備遂不渡河而返擢天章閣待制先是高宗建大元帥
府重上三策一為鎮撫關中以固根本然後營屯漢中
開國西蜀此為上策若駐節南陽控吳楚越齊趙魏之
師以臨秦晉之墟視敵强弱為進退選宗親開府于關

中此為中策儻因都城再治城池于汴洛之境據成臯
崤函之固悉嚴防守此為下策若引兵南渡則國勢微
弱人心離散此最無策至永興又六上疏請幸關中并
守關防河事宜章七八上皆不報乃加重天章閣待制
知京兆府金將渡河陷韓城時京兆餘兵皆調赴行在
重度勢不可支以書别其父克臣曰忠孝不兩立義不
茍生以辱吾父克臣報之曰汝能以身殉國吾含笑入
地耳及金兵圍城城中兵不滿千又無外援經制副使

韓亮以精鋭數百奪門出降重以親兵百人血戰而死

上聞哀悼贈資政殿學士謚恭愍

王庠字周彥滎州人累世同居號曰義門父夢易以制

科登第嘗攝興州忤部刺史以事中之罷歸卒母向氏

欽聖憲肅后之姑也撫柩而誓必二子有成贈復父官

乃許葬於是庠與弟序益自力於制科以繼父志遂閉

戶窮經史百家傳註之學從師於千里以究其旨嘗以

經說寄蘇軾謂二帝三王之臣皆志於道者惟其自得

之難故守之至堅自孔孟作六經斯道有一定之論士
之所養反不逮古乃知後世見六經之易忽而不行也
紹聖間罷制科庠嘆曰命也無媿先訓以之行已足矣
崇寧應能書為首選歸而奉親養志不應舉者八年大
觀行舍法州復以庠應詔是時方禁元祐黨籍庠自陳
與蘇軾蘇轍范純仁為知己呂陶王吉嘗薦舉黄庭堅
張舜民王鞏任伯雨為交遊不可入舉願屏居田里以
弟序升朝贈父官始克葬及母喪終復舉八行為天下

第一謁歸朝廷知不可屈賜號處士詔旌其門尋改潼川府教授賜出身及章服一日四命俱至竟力辭不受向后每欲官之俱讓與弟姪及其甥既卒孝宗賜謚賢節

孫昭遠字顯叔眉州人元祐進士靖康元年為水部員外郎金兵陷京城欽宗以昭遠為西京留守西道都總管收拾散亡得義兵萬人為金兵所攻復敗乃命王仔奉啓運諸殿神御間道走行在金兵益熾其下欲擁昭

遠南還昭遠罵曰若等平日衣食縣官不以此時報國
南去何為叛兵怒反擊之昭遠與官屬皆遇害追贈徽
猷閣待制
王當字子思眉山人幼好學博覽古今嘗舉省元試禮
部不中退居田野嘆曰士之居世苟不見用必見其言
遂著春秋列國名臣傳五十卷元祐中蘇軾以賢良方
正薦廷對慷慨不避權貴策入四等當事者惡其切直
共阻之乃調龍游縣尉蔡京知成都舉為學官當不肯

就其後京入相遂不復仕卒于家

李僑臨邛人紹興進士時光宗久不朝重華宮僑初釋褐即上疏言祿不逮養乞將所得官資回贈二親冀以感動上心朝論偉之

王賞當之弟舉進士累官禮部侍郎兼直學士忤秦檜意出知利州賞為文師蘇軾有玉臺集子稱學問該洽以直秘閣知龍州有美政歷吏部郎中著東都事略一百二十卷

家定國眉州人為永康軍司法會韓絳帥蜀欲治江西山道定國為蜀近夷恃險以安昔唐中衰吐蕃三入寇一出汶州今若平塹為坦途將貽蜀憂絳以為然役遂罷

家愿字處厚父勤國與從叔安國定國俱遊二蘇之門王安石廢春秋學勤國著春秋新義熙豐諸人紛更舊政而元祐矯枉過甚勤國憂之乃因築室遂作室喻二蘇為之嘉嘆愿弱冠遊京師紹聖元年以廣文館登進

士第是時侍郎李清臣擬進策問力詆元祐之政愿答策惟以守九年之所已行者為言蘇轍嘗上疏辯策問舉漢武帝事觸上怒愿出場未及知也因往見轍誦所對轍驚喜曰故人子道同志合乃若是乎愿遂居下第元符三年以日食求言愿時為樂至令上書極論時政不報崇寧元年詔籍元祐元符上書人姓名愿謫監華州西岳廟禁錮不調凡十年大觀四年黨禁解始知雙流縣復謫監黃州酒稅予祠及南渡擢知閬州會張浚

謀大舉愿勸浚勵兵足穀以俟機會不宜輕動浚不說
以便宜移愿彭州愿著邊防論名曰罪言無何浚果有
富平之敗明年愿乞歸卒後愿曾孫大酉於理宗朝侍
講經筵因從容言之上改容嘉嘆取愿所上書親書西
社同門友元符上書人十大字賜之同時丹稜有楊恂
元豊進士知廣都縣亦與愿上書語切直亦入黨籍禁
錮

唐瞻一名伯虎字望之丹稜人治易春秋皆有家法弟

庚字子西善屬文登進士爲宗子博士元祐三年父游瀘南瞻兄弟五人居母喪于丹山瞻夜夢蹴庚曰吾夢得父書有亟來二字吾父得無他乎汝奉母莫吾趨瀘南矣即奮而起行至洪川遇江漲舟皆艤岸不敢動瞻以厚利啗漁舟不許瞻即入舟自解其維馳至瀘南父果病篤遂買舟載父歸至家數日乃卒元符二年庚以誣繫邛州獄語連瞻窮極掠治其詞確然不一及庚以故獄久不决會赦乃免庚有文集二十卷子文若

唐文若字立夫少英邁不羣登進士分教潼川給事中句濤薦文若自代詔赴行在既至不得見文若奏書其略曰陛下屈萬乘之尊駐蹕東南兩宮將歸五路初復正宜市朽骨式怒蛙以來豪傑寧遽惜此數刻之對乎書奏翌日召對便殿高宗大喜特改通判洋州紹興二十六年召改秘書郎自秦檜主和天下遂諱言兵於是文若乃作文思箴以獻高宗其略曰於赫我皇兵既休矣兵休如何莫如治兵居安思危邦乃攸寧爰振其旅

文王以興載舞干羽舜仁用成兵非以殘以兵休兵凡千五百餘言三十一年爲宗正少卿會金人犯邊文若首建大臣節制江上之議及諸將北出捷書日聞上下狃安文若憂之乃圖上元嘉北伐故事未幾諸軍退守金主自將圍王權于歷陽權遁淮南盡沒詔百官廷議文若畫三策一請親征二遣大臣勞軍三起張浚列奏上之不報文若尋面對曰浚守道篤學天下屬望四十年矣天不死浚於嶺南者正爲今日上矍然起浚知平

江府改鎮建康將以為江淮宣撫使會有沮之者乃止孝宗嗣位張浚都督江淮軍事除文若都督府參贊軍事明年浚入相文若旋請祠三上未報卒

楊迹青神人少有文名嘗謁黃庭堅論學術邪正之辯時尚王安石新說屏黜孔安國訓註迹嘆曰吾不能強東縛進身遂棄去

王箴眉州人蘇軾之妻兄九歲通經弱冠為文軾甚愛之嘗與成都侯元叔論古文退即書數百言如史漢論

贊絶有良史才元祐間累詔徵不就
呉時字仲道邛州人以進士甲科知華州鄭縣會轉運司檄鄭出米三萬輸長安時移書使者曰運三萬斛之米以車則千五百乘以卒則三萬縣民可役者才二百五十人戸耳古者用師則裹糧以養兵無事則移兵以就食誠能移兵於華則前費可免華去長安百六十里一旦欲用朝發而夕至矣使者從之歷中書舍人因進對語及取燕事曰祖宗盟血未乾渝之必速亂蔡攸聞

之以告王黼黼怒斥為腐儒時乃求去以徽猷閣待制
兼侍讀提舉上清太平宫西歸遇其里人趙雍入京時
與言取燕必召禍吾老得不遭其變幸矣其如宗社何
歸尚未卒已聞二帝北行時敏於為文未嘗屬草號為
立地書橱云

任伯雨字德翁眉山人以進士調清江主簿郡守檄莅
公庫伯雨笑曰里名勝母曾子不入此職何以至我遂
拒不就累遷右正言上疏首擊章惇久竊朝柄迷國罔

上毒流縉紳乘先帝變故倉卒睥睨萬乘不復有臣子之恭章八上貶惇雷州繼論蔡卞六大罪建中靖國改元當國者欲並用元祐紹聖之人伯雨言自古未有君子小人雜然並進而可以致治者蓋君子易退小人難退二者並用而終于君子盡去小人獨留唐德宗坐此致播遷之禍不可不戒伯雨居諫省半歲所上百八疏大臣畏其多言使權給事中密諭以少嘿即為眞伯雨不聽抗論愈力且將劾曾布布覺之徙為度支員外郎

知鄂州崇寧黨事起削迹編管通州蔡卞陷之徙昌化
軍又陷其仲子申先赴獄妻適死于淮報訃俱至伯雨
處之如常其後申先鍛鍊無染釋歸而伯雨卒于海上
淳熙中諡忠敏是時同縣有劉敦為提舉河北常平九
上書辯宣仁太后之誣司馬光之枉乞用范純仁蘇轍
斥逐章惇蔡卞呂惠卿亦入元祐黨籍
孫逢眉州人大觀四年進士官至太學博士張邦昌僭
立有司趣百僚入賀逢獨堅卧不起夜既半同僚强起

之不從至垂泣與之訣事畢有司舉不至者欲以逢復于金邦昌以畢至告乃免逢聞之曰是必將肆赦遷官以重污我我其可俟乎遂憤怒而卒

任諒字子諒眉山人年十四試鄉書第一登高第調河南戶曹以兵書謁樞密曾布布使人邀詣闕諒覺不可合竟去布為相猶欲用之諒與書規以李德裕事布始怒蔣之奇在樞府薦為編脩官布持其奏除懷州教授徽宗見其所作新學碑曰文士也擢提舉夔州學士歷

陜西轉運副使降人李訛哆知邊廪不給因闕地窖粟
而叛遺西夏書以定邊可取諒知其謀亟脩城堡且發
所窖得數十萬石訛哆果入寇失窖粟七日而退他日
復圍觀化堡而邊儲已足遂解去宣和七年提舉上清
寶籙宫脩國史初朝廷將有事于燕諒貽書宰相曰令
契丹之勢其亡昭然但所以取之者當以漸宜别立耶
律之宗散為君長則我有存亡繼絶之義彼有瓜分輻
裂之弱其與隣崛起之金國勢相萬也不聽及既分燕

之後用郭藥師守燕諒策其必反懇懇以言于帝皆不
聽而諸大臣則以為病狂共排出之提舉嵩山崇福宫
是年冬金人犯燕山郭藥師叛降皆如諒言而金兵方
謀南下乃急復諒為京兆尹未幾病卒而京城遂不守
韓駒字子蒼井研人少有文名政和間以獻頌補將仕
郎召試舍人院賜進士出身除秘書省正字坐為蘇氏
學謫召為著作郎校正御前文集駒言國家祠祀舊撰
樂章詞多牴牾於是召三館學士分撰樂曲五十餘章

而駒撰居多宣和五年除秘書少監六年遷中書舍人兼脩國史入謝因言先帝置道兩省非止使行文書給事掌封駁舍人亦許繳還詞頭上遂許以事有可論者一切繳還乃以駒兼權直學士院制詞簡重為時所推未幾復坐曲學以集英殿脩撰提舉江州太平觀高宗以駒知江州卒于撫州進一官致仕

李觀夾江人崇寧進士為虢戶掾以執法多與守抗知岐山縣俗好健訟持吏短長前令往往不善其去觀撫

綏善良而以法繩豪猾無所貸觀公廉無弊飛語不能中俗遂大變權成都運判時公私告匱觀鎮以清靜東北歲饑流民入蜀者觀令散居寺觀賑以官廩活人甚多

杜莘老字起莘青神人唐杜甫之十三世孫也紹興間第進士以親老不赴廷對賜同進士出身授梁山學教授歷進太常博士自南渡之後典秩散失多出有司記憶至於凶禮又諱不錄及顯仁皇后崩議禮有疑吏皆

拱手莘老輒以古誼裁定具奏上覽之曰真禮官也擢
殿中侍御史莘老久官中都具知公論予奪及諸姦蠹
根本脈絡嘗嘆曰臺諫當論天下第一事若有所畏姑
言其次是欺其心不敬其君者也及任言責極言無隱
如管禁中市易劉炎幸醫王繼先之類皆勢焰薰天衆
所指目者悉擊去之最後彈劾内省侍張去為取御馬
院兵髠其頂至二百人上不樂莘老執不已竟罷去為
而莘老亦以直顯謨閣知遂寧府給事中安金節中書

舍人劉拱封還詔書改司農少卿請外仍與遂寧始莘
老自蜀造朝不以家行一日因對上褒之曰聞卿出蜀
即蒲團紙帳如僧然難及也孝宗受禪莘老進三議曰
定國是脩内政養根本尋卒
孫道夫字太冲丹稜人以貢入優等會高宗在越張浚
遣道夫奏事賜出身轉承奉郎召對言漢中前臨三秦
後蔽巴蜀孔明蔣琬出圖三輔未有不屯漢中者今欲
進兵陜右當先經營漢中荆南東連吳會北通漢沔號

為用武之國晉宋以來倚為重鎮宋武帝故以諸子居之今欲守江當先措置荆南時至則秦漢師出秦隴荆楚師出宛洛陛下親御六軍由淮甸與諸將會于咸陽孰能禦之上嘉納召試館職歴知資州宣撫鄭剛中薦其治行第一移知蜀州盜不敢入境州故産綾前守率以軍匠置機買絲虧直以為民病道夫至悉斷其機道夫遇事明了郡人號為水晶燈籠秦檜惡其不附己九年不遷久之乃召為吏部郎中歴權禮部侍郎兼侍講

奏敵有窺江淮之意上曰朝廷待之甚厚彼以何名為
兵端道夫曰彼身弑其父兄而奪之位興兵豈問有名
臣願預為之圖宰相沈該不以為意道夫每進對輒言
武事該疑其引用張浚遂忌之道夫不自安請自除知
綿州卒道夫仕宦三十年奉給多置書籍一意為民不
可干以私然性剛直嘗面折人過以此見忤於時
劉甲字師文父著為成漕幕葬龍游遂家焉甲舉淳熙
進士累官知興元府利東安撫使先是四川宣撫副使

吳曦密獻四州于金金乃立曦為蜀王甲告急於朝乞下兩宣撫司協力扞禦而四川宣撫使程松乃謀遁去甲固留之不聽第遽以便宜檄甲兼沿江制置吳曦遣人以書致甲甲援大義拒之因臥疾曦又遣其弟晛邀甲相見甲叱而去之乃援顏眞卿河北故事欲自拔歸

朝先募二兵持帛書付叅知政事李壁告變甲奏至舉

朝震駭壁袖帛書進上覽之稱曰忠臣忠臣因召甲赴

行在復命以帛書賜甲甲舟行至重慶聞安丙等誅曦

復還漢中上奏待罪詔趣還任未幾金自鶻嶺關劄金
崖進屯八里山甲分兵進守諸關截潼川戍兵駐饒風
以待之金知有備乃引去韓侂胄誅上念甲精忠拜寶
謨閣學士賜衣帶鞍馬俄進寶謨閣學士知興元府利
州安撫使先是大臣撫蜀者諸將皆有護送禮其實為
賄甲下郡首罷之悉廢丙所立茶鹽柴郎又乞以皂郊
博易舖場還隸沔戎司復通收吳氏庄歲得租四萬斛
錢十三萬以裨總計丙增多歲稅甲命屬吏討論由一

府言之歲百十萬緡米麥萬千七石悉減之邊民皆感泣卒于官甲幼孤多難母病刲股以進凡晝所為者夜必書之名曰自監為文平澹有奏議十卷理宗特謚曰

清惠

石正行眉州人淳熙中舉進士力學不倦尤工于書得黄庭堅筆法有寒芒集

高稼字南叔蒲江人嘉定進士調成都尉制置使崔與之辟為掾及鄭損為制置即欲求去時損欲罷十一州

會子之法稼弟定子在總領所主管文字相與委曲力救之得行其半公私僅濟初朝廷欲用損魏了翁以為必敗蜀事及損至知稼為了翁同母兄劾罷其職既而北兵入武階損棄沔而逃桂如淵鎮蜀辟稼通判沔州置道幕下稼言蜀以三關為門戶五州為藩籬自前帥棄五州民無固志一旦敵至又有因糧之利或遂留不去今亟當申理俾緩急有所保聚如淵然之乃刱山寨八十四募義兵五千與民約敵至則官軍守原堡民丁保

山寨義兵為遊擊庶使前無所掠後弗容久北兵由東道入如淵乃辟稼知洋州稼以洋州無兵請分金州帥司兵千人入洋而自任其餉不報及鳳州破制置司始調金州兵赴之而漢中已陷如淵以便宜命稼為利州提刑權興元府檄守米倉稼移書曰今日之事如弈棋所校先後耳茍以分水三泉米倉為可保敵自宕昌清川以入將誰禦之盍以興沔利三戎司分駐鳳州俾制司已招之忠義關表復仇之豪傑聯兵以進可以得志

如淵遲疑未決及北兵屠天水圍西和始率萬人往援
而城已陷七方之師皆潰制置使趙彥吶辟稼為參議
官知沔州北軍入西和薄階州距沔九十里稼白彥吶
今日之事有進無退能進據險地以身捍蜀敵有後顧
必不敢深入若退守內地敵長驅而前蜀事去矣彥吶
竟行留稼守沔北兵自白水關入距沔六十里或勸稼
移保山寨稼曰吾郡將也當以死守之子斯復以為憂
稼曰吾得死所矣復何所恨又貽書李心傳曰稼必守

沔無沔則無蜀矣自謂此舉可以無負知己及事迫叅
議楊約勸稼保大安稼厲聲曰我以監司守城爾以幕
客往來應援各行其志及城陷遂死之詔進龍圖閣學
士謚曰忠累贈太師所著有縮齋類稿三十卷弟定子
子斯得
高定子字瞻叔嘉泰進士性至孝四轉知夾江縣所至
以才見稱四川總領所辟主管文字制置使鄭損奏廢
十一州小會子之利定子方爭以爲小會子實以代錢

百姓賴是以權川引罷則關隴之民交病矣於是乃得存其半損又欲增總領所鹽課取舊貸軍費定子辯其顛末乃已再差知綿州元兵穿鳳州塞小校張鉞以其徒潰入文州殺守臣楊必復將自龍趣綿以闖成都安撫使黄伯固急奏定子兼參議官措置文龍備禦定子乃部分諸軍扼青塘嶺鉞卒就擒已而潰軍流刼州郡劒南大震定子語諸僚曰諸君自任去留定子封疆之臣有死而已因戒羣胥曰潰軍流民不過欲得錢糧吾

將盡發所藏爲朝廷扞蔽全蜀聽汝殺我不聽汝逃逃則斫汝頭矣乃下令招潰卒人給緡錢五千米一石餓而諸軍盛陳兵以至吏士皆股栗定子坐堂上傳令勞苦之諸軍皆拜定子開諭以理使還本部以俟給犒諸將聞之亦來上謁定子復慰安之諸將曰敵將至矣盍避乎定子曰我文官尚不畏死爾世世衣食縣官乃欲避敵乎爾欲殺太守一劍足矣安用軍器之多令諸軍幸大集萬一敵至則汝立功報國之秋也不猶愈於深

入內地為罪滋大乎衆悅而去遣吏給犒如令未幾敗將和彥威等皆集彰明剽掠尤甚乃遣幕府入城大言駭衆要索甚大定子荅曰軍將入吾境當受吾節制惟各守紀律則給錢糧若敵至為國一死作忠臣孝子不愈於病五日不汗死者乎彥威符移有云大府招戰散軍人給錢米若干今所部二萬人願如數定子報曰本州已下令何敢食言但所給乃潰軍就招免死之人都統所部非潰也亦受此可乎彥威得檄甚慙乃已別給

以餉軍定子捐四十萬緡與之仍趣其還定子以功
進直寶章閣頃之召入吏民追送流涕隣郡皆夾道焚
香曰微公吾屬塗炭矣歷官翰林學士知制誥兼吏部
尚書因乞歸田里進端明殿學士權參知政事簽書樞
密院事力辭不許未幾退居呉中著述自娯以資政殿
學士轉一官卒贈少保
高斯得字不妄稼之子舉紹定進士授利州觀察推官
時李心傳奉詔即成都修國朝會要辟斯得檢詳文字

會稼死難于沔時元兵方攻沔斯得日夜號泣潛至沔竟覔遺骸以歸服除心傳修四朝史復辟斯得史館檢閱分修光寧二帝紀歷太常博士秘書郎時范鍾當國斯得上言大臣責爭以道事君今乃獻替之義少而容悅之意多知恥之念輕而患失之心重内降當執奏則不待下殿而已行濫恩當裁抑則不從中覆而遽命嫉正而庇邪喜同而惡異任術而詭道樂媮而憚勞又言羣臣龎雜宫禁奇邪贓貨外交豈可坐視而不之問顧

乃并包兼容之意多別邪辨正之慮淺憂讒避謗之心重直前邁往之志微遂致衆臣爭衡大權旁落使宗社有淪亡之憂衣冠遭魚肉之禍當是時也能潔身以去其能逃萬世之清議乎於是羣憸悚懼合力排擯斯得遂求外補再遷浙東提刑是時知處州趙善翰乃侍御史周坦之婦翁知台州沈塈乃僉書樞密使史宅之妻黨斯得劾其恃勢厲民不報仍改斯得江西轉運判官斯得以身為使者劾吏不行遂辭不就因并劾周坦史

宅於是斯得與之並罷未幾斯得移湖廣提刑歷直秘
閣右司郎官極論時事進寳謨閣福建轉運副使是時
丞相謝方叔奏行自實田法斯得言秦始皇三十一年
行自實田令主上臨御實三十一年而異日書之史冊
自實之名正與秦同方叔大媿即爲罷之度宗即位權
兵部尚書會臺諫論賈似道誤國丞相留夢炎爲之庇
護斯得執之以此見罷斯得去而宋遂亡所著有草堂
文集儀禮合抄等書

魏了翁字華父蒲江人登慶元進士開禧元年以武博
士召試學士院時韓侂胄用事謀欲開邊了翁言金地
廣勢強未可卒圖而求之在我未見可以勝人盍亦急
于內修姑緩外攘不然舉天下而試于一擲不可不思
歷官知嘉定府奉親還里及侂胄以誤國誅召了翁赴
闕丁生父憂解官後知漢州眉州提刑潼川遷直秘閣
知瀘州潼川所至皆以化民善俗為首務治行稱最去
國十七年被召入對疏凡二千餘言上嘉納之累遷起

居舍人極言事變倚伏人心向背疆場安危隣寇動靜其言剴切無所忌避理宗即位遷起居郎以論濟王事為史彌遠之黨朱端常劾其欺世盜名朋邪謗國詔降三官靖州居住了翁至靖湖湘江浙之士不遠千里負笈從學乃著九經要義一百卷未幾復職歷進華文閣待制知瀘州了翁念權臣相繼內擅國柄外變風俗綱常淪斁法度墮弛貪濁在位舉事弊蠹不可滌濯遂應詔上章論十弊乞復舊典上皆從之因召了翁權禮部

尚書兼學士院入對皆切於上躬他如和議不可信北軍不可保軍實財用不可恃凡十餘端又口奏利害以同脩國史兼侍讀俄兼吏部尚書還朝六閱月前後二十疏皆當時急務上將引與共政而忌者擠之遂謂近臣惟了翁知兵體國乃以端明殿學士同簽書樞密院事督視京湖軍馬兼江淮督府了翁五辭不獲然以邊警沓至嫌于避事遂受命尋兼提舉編修五經要略封臨卭郡開國侯了翁既開幕府申警將帥調遣援兵列

死事之臣黜退儒之將疏奏邊防十事初朝中本假此命以出了翁及既出而督府奏陳動相牽制甫二旬遽召爲簽書樞密院事尋改資政殿學士湖南安撫使知潭州皆力辭不拜乃詔提舉洞霄宮未幾再改知福州福建安撫使累乞骸骨疾革猶上疏門人問疾衣冠酬答口授遺奏須臾拱手而逝後十日詔以通奉大夫資政殿大學士致仕進太師謚文靖封秦國公賜第蘇州

所著有鶴山集

楊大全字渾甫青神人登乾道進士歷監登聞鼓時光宗以疾不得省重華宮大全力請不報又三上疏其略曰臣之志於憂君者義不畏死不倖生自古諫之不效其大者身當斧鑕其次流竄四方其小者猶罷免未有若今日不聽從亦不黜逐徒餌之以無譴訶之恩使其饕富貴甘豢養以消磨其風節平居皆貪位懷奸之士則臨難必無仗節死義之人又云盜起山東而高斯弄權二世不知蠻寇成都而國忠奏捷明皇不知猶左右

聾聵耳今在朝之臣灑忠以告而陛下不聽是陛下自壅蔽其聰明也傳聞壽皇將幸越幸吳興此愛陛下之深欲泯其迹也陛下當急圖所以解壽皇之憂疏入又不報寧宗即位歷司農丞修高宗史充檢討官先是韓侂胄當國私臺諫之選且欲得知名士以壓羣言有力薦大全者屬大全一往見除目即下大全笑謝不往明日即丏外時實錄成將上知將推恩客為悼惜大全去不少待於是除知金州病卒

楊泰之字叔正青神人少刻志於學卧不設榻者十年以類試高等歷官知嚴道縣會蠻寇利店刑獄使者以為白厓砦將王壎勾引遂致其罪及胥罡多人皆坐死泰之察其冤固請釋之不聽遂棄官而去父喪服除知富順監以俸餘千緡予隣里以千緡置義庄理宗即位召入對言陛下以直言求人而以直言罪人使天下以言為戒臣恐言路既梗士氣益消循循默默浸成禍亂之風上竒其對以為工部郎中紹定元年入對言風雨

為暴水潦潰溢此陰盛陽微之證而臺臣諉于雲川水
患之滌何異言桀之餘烈乎又言巴陵追降之命重于
違羣臣輕于絕友愛陛下既行封謚又錄用其子今乃
曰不當為之後以貽患何示人之不廣也是日詔直顯
謨閣知重慶府卒所著書凡三百卷
程公許字季與一字希潁敘州人登嘉定進士端平初
為太常博士嘉熙元年行都大火殿中侍御史蔣峴逢
君希寵禁錮言者公許應詔曰陛下宜以大舜無藏怒

宿怨為心而參酌於漢文帝之待厲王太宗之待秦邸
故事以召和氣弭眚災遷秘書丞兼考功郎官竟為峴
劾去李宗勉入相召為著作佐郎歷官起居郎兼直學
士院以忤丞相史嵩之及奏寢丞相鄭清之之子士昌
內祠侍養之命屏居湖州再起提舉玉隆觀差知婺州
未上帝欲召為文字官清之奏沮帝曰朕欲其來乃授
權刑部尚書入對疏時弊七事薦知名士二十九人時
罷京學類申散遣生徒公許奏謂京邑四方之極而庠

序一空弦誦寂寥遂使縫掖皇皇非所以作成士氣導迎
崇教化清之益不樂授蘘殿中侍御史陳垓劾罷公許
參知政事吳潛奏留之同知樞密徐清叟疏論垓太學
生劉黻等百餘人及布衣方和卿伏闕上書尋授公許
寶章閣學士知隆興府而公許已死進龍圖閣學士致
仕贈宣奉大夫公許冲澹寡欲晚年惟一僮侍食無重
味一裘至十數年不易家無羨儲而敬愛親戚備至所
著有塵缶文集内外制奏議諸書

鄧得遇邛州人淳祐進士累官廣西提刑攝經略事兼知靜江府德祐元年長沙被兵遂破靜江得遇朝服南望拜辭書幅紙云宋氏忠臣鄧氏孝子不忍偷生寧甘溺死彭咸故居乃吾潭府屈公子平乃吾伴侶悠哉悠哉吾得其所遂投南流江而死

楊棟字元極青神人登紹定進士歷樞密院編修官入對言邇來中外之臣如主兵理財聽其言無非可用跡其實類皆欺誣又言祖宗立國不恃民財力惟恃民心

固結願陛下常存忠厚之意勿用峻急之人歷宗正少卿論奏女冠出入宮禁交通請謁屢進學士制置使皆不拜竟以大學士奉祠卒特贈少保棟之學本諸周程負海内重望所著有崇德平舟二集從子文仲

楊文仲字時發淳祐七年省試第一入太學又以功試第一升内舍季冬雷震文仲率同舍叩閽極言時事有曰天本不怒人激之使怒人本不言雷激之使言寶祐元年始登進士從父棟守婺罷政居餘杭文仲往問伊

洛之學遂詣精粹歷官崇政殿説書每在講筵必以積誠感動因忤賈似道出知衡州尋復為工部侍郎時王爚陳宜中二相不協文仲上疏言事危且急矣祖宗所賴億兆所寄命者在二相苟以不協之故今日不戰明日不征時不再來後悔何及元兵渡江畿甸震動朝士多棄去者侍從惟文仲一人以疾甚出知泉州擕家踰嶺而卒有見山文集

司馬夢求敘州人温公之裔嗣母陳氏歸於司馬及門

而夫死誓不再適詔旌其門以族子夢求爲後舉景定
三年進士咸平末調江陵監鎮北兵入沙市夢求朝服
望闕自經死
家大酉以進士授昭化主簿吳曦反大酉不受僞命淳
祐時侍講經筵累官工部侍郎與宰相史嵩之論不合
罷去爲人方直雖累屈而操守不變
家鉉翁以父蔭補官六遷安撫浙東所至皆著能名上
特賜進士出身拜端明殿學士僉書樞密院事元兵次

近郊丞相吳堅賈餘慶檄告天下守令以城降鉉翁獨
不署元帥遣使至欲加縛鉉翁曰中書省無縛執政之
理請歸家卒亦不敢無禮堅奉表祈請于元以鉉翁為
介不得命留館中聞宋亡旦夕哭泣不食飲者數日元
以其節高欲尊官之鉉翁義不二君辭無詭對及宋三
宮北遷鉉翁率故臣迎謁伏地流涕頓首謝奉使無狀
無以保存其國見者莫不嘆息文天祥女弟坐兄故繫
奚官鉉翁傾槖中裝贖之以歸其兄璧元人解禁聽其

自便乃移河間以春秋教授弟子數爲諸生談宋故事
及宋興亡之故或流涕太息元成宗即位欲顯擢之鉉
翁曰臣年八十矣亡國之俘不能死陛下安用之得以
骸骨歸葬先人塚旁受恩多矣成宗賜千金放還眉山
仍賜應付馳驛號處士鉉翁力辭金幣應付徒步還家
文初彭山人父永客汴時初尚在襁褓後二十年至汴
覓父踰年始得歸養及登第封永爲承事郎大邑亦有
杜國賓在乳時父遊東吳不歸音問杳然後四十年國

賓南至荆渚以父名出處手揭以行間關萬里見父時為韶州都巡因迎以歸

蹇均福長寧人父有疾日夜憂惶不離側及病篤計無所出夜燒香籲天自封左股作羮以進父食之翌日謂均福曰夜夢神人告我汝子孝念延壽一紀後果如其言同縣有趙彦忠父疾篤欲起如厠彦忠謂父不可勞以兩手承之父曰汝手乎彦忠曰黙要不嘗糞耶父疾遂痊明年母病革彦忠封股食之病乃愈後父母俱年

八十餘而終宋末合州有程順爲石照令有能聲其母王氏嬰疾危迫順封股取肝和藥以進母疾尋愈事聞遷知涪州

劉孝誠富順人親喪廬墓有芝草生墓側㨗爲有楊九澤一門孝義產五色靈芝於其居

程氏眉州人蘇洵妻通經史有氣節洵每遊學四方程教二子軾轍讀書甚嚴軾嘗讀范滂傳慨然問曰軾若爲滂夫人許之乎程曰爾爲滂吾顧不能爲滂母耶

牟阿回榮縣農家女也母嘗為虎啣去阿回方牧牛即持杖走追及號泣擊虎虎舍其母坐於地阿回直前扶母而歸

傒彥直雅州人為忠翊校尉至元間王虎寇州彥直引兵力戰于名山兵少力弱為賊所擒罵不絕口遂被害

蜀中廣記卷四十六

總校官庶吉士臣何思鈞

校對官學正臣陳木

謄録舉人臣曹勲祖